

中古句類的時代特徵和歷史地位^{*}

王建軍

內容摘要：中古是漢語句類的成熟與定型時期。此期的句類在義類範疇、形式標記、主體功用、句法構造和句子模式等方面均獲得長足的進展，並釀就了一個貫通古今的基本句類體系。中古句類不僅在漢語句類史上佔據着重要的一段，而且代表了中古漢語的一個富有特徵的立面，應該成為漢語史分期的寶貴參數和可靠依據。

關鍵詞：中古漢語 句類 時代特徵 歷史地位

一 引 言

句類是句子的語用分類，與通常所謂的句型和句模不處於同一平面。范曉先生對之作了明確的甄別：“句型是句子在句法平面分出來的類型，是指句子的句法結構的型式。句模是句子在語義平面分出來的類型，是指句子的語義結構的模式。句類是句子在語用平面分出來的類型，是指句子的語用價值或表達用途的類別。”^①句類既然是句子的語用分類，那麼劃分句類就應該立足於句子的語用目的和語用價值。和語音、語義、語法諸因素相比，

^{*} 本文為江蘇省教育廳人文社科項目“漢語句類演變的趨勢、機制和動因”（編號 SK101504）和江蘇省社科項目“漢語句類史研究”（編號 06JSBYY003）的階段性成果。

語用因素顯然屬於一種超語言的多元因素。語用的多元性註定了句類的多樣性，因此句類的劃分不宜偏於一隅，目前至少可以從句子的語用行為、語用目的、語用價值等方面入手。例如，依據語氣將句子劃分為陳述句、疑問句、感歎句、祈使句，依據狀態將句子劃分為動態句和靜態句，依據效能將句子劃分為判斷句、使令句、允諾句、表情句和告示句等。

句類史和詞類史是語法史的兩根重要支柱。從歷史層面看，句類和詞類都具有以下幾個重要而鮮明的特質：

其一是恒久性。所謂恒久性也即句類和詞類的不可逆性，指的是某種句類或詞類一旦應運而生，就必定會在整個句類或詞類系統中佔據一席之地，期間雖有發展、變化和轉移，但幾乎不會瓦解或退隱。迄今為止，我們尚未在漢語史上發現一種曾經出現並業已消亡的句類或詞類。

其二是層累性。句類和詞類的發展過程是一個由少而多的層累過程，先有初始類別，再產生後續類別，新舊相因，並由此而構成一個功用相對完備的體系。該體系雖可能發生局部的替換或更迭，但從來不會步入衰微境地，因為不同的句類或詞類往往具有不同的語用效能或語法特性，彼此間為互補關係，通常不會發生覆蓋現象。

其三是相容性。對具體的句子和詞而言，其語用屬性或語法屬性並不絕對是單一的，因此語言中客觀存在著一定的句類和詞類交叉的現象。如同詞有兼類現象一樣，句子也有兼類的情形。例如，一個句子可以分別歸屬於判斷句、疑問句、主題句等。一詞多類是因不同的語法功能而生，一句多類現象則因不同的語用功能而生。

就此而言，科學的漢語語法史應該同時凸顯句類史和詞類史，這既是語言系統的必然要求，也體現了語言研究的平衡原則。以往的語法史研究一直比較偏重詞類史而忽視句類史，不僅

造成了整體研究布局的失衡，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漢語語法史研究的深化。相比之下，中古漢語語法研究起步晚，底子薄，句類研究尤為欠缺。其狀況誠如董志翹等先生所言：“句法研究的面雖已鋪開，但還不全面。疑問句、雙賓語句、存在句等雖也有涉及，但都不太深入，都不能較詳備地反映中古時期各種的發展面貌。感歎句、祈使句、陳述句則涉及更少。”^②除了個案研究方面的不足外，中古句類的一體化研究更處於拓荒階段，有待眾人進行辛勤而細密的墾作。

二 中古句類的時代特徵

與詞類一樣，中古時期的句類承上啟下，得到了高度的發展，呈現出嶄新而鮮明的時代特徵。中古句類的歷史特徵是在與前後期句類所作的歷時比較中顯現出來的，可以約舉如下：

（一）句類義類範疇的齊備化

從歷時角度看，句子的語用功能總是不斷向外拓展的。而句子語用功能的拓展其實就意味著句類義類範疇的增加。對諸多句類而言，中古都是一個功能和義類的集大成時期。

例如，判斷句的各種義類就正是在中古達到齊備的。這一點可從“是”字判斷句身上得到印證。柳士鎮先生指出：“秦漢時期的‘是’字式判斷句，其實語在意義上主要表示與主語的等同、對主語的歸類以及主語的特徵，句中的主語與賓語多為名詞、代詞或名詞性短語。”^③和前期相比，中古的“是”字句至少出現了四種引申用法：1）表示確認事實；2）表示解釋原因；3）表示事物存在；4）表示輔佐語氣。茲依次各引二例如下：

此袍是市西門丁與許。（《古小說鉤沉·幽明錄》）

此鹵簿甚盛，必是殿下出行。（《宋書·王華傳》）

公門置甲兵攔騎，當是致疑於仆也。（《搜神記》卷十

八)

君侯所患，正是精進太過所致耳。（《世說新語·術解》）

孝義裏東，即是洛陽小市。（《洛陽伽藍記·城東》）

此廟中無神，但是龜鼈之輩。（《搜神記》卷十九）

天下方是我家有，汝等不憂不富貴。（《宋書·竟陵王傳》）

若是陽不閉陰，則出涉危難而害萬物也。（《南齊書·五行志》）

和中古相比，近現代的“是”字句在義類方面並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躍進。

再如，漢語存在句有三大語用功能系列：敘述性句、判斷性句和描寫性句。由敘述到描寫是漢語存在句的基本演化路徑。上古漢語大致以敘述性存在句和判斷性存在句一統天下，中古則是描寫性存在句大發展的時期。描寫性存在句是在說明事物或情況存在的基礎上，再對其存在方式和情狀加以一定描繪的句子，表意上帶有明顯的形象色彩。上古的描寫性存在句因處於起步階段，義類比較單一，僅發生類和擺放類等有限的幾類。中古則驟然新增了環繞類、燒煮類、包含類、懸掛類、種植類、刻寫類、穿戴類、建築類、立臥類、系紮類和暴露類等十多種描寫句，明顯由弱勢轉為強勢。下面各酌引一例，以資佐證：

海四面繞島。（《十洲記》）

樹上然火。（《古小說鉤沉·幽明錄》）

口含四十齒，方白而齊平。（《修行本起經·菩薩降生品第二》）

其城門上張大幃幕。（《法顯傳·自發跡長安至度蔥嶺》）

內殖種種華果。（《法顯傳·中天竺、東天竺記遊》）

牆壁槃盃皆畫龍。（《論衡·亂龍》）

上著青襖，下服白布裳。（《古小說鉤沉·冥祥記》）

樹下起精舍。(《法顯傳·師子國記遊》)

井上轆轤臥小兒。(《古小說鉤沉·裴子語林》)

後系一小船。(《法顯傳·浮海東還》)

於一微塵身中，復現三千大千世界微塵等身。(《大方便
佛報恩經·孝養品第二》)

與近代漢語的描寫性存在句相比，中古除了動態存在句稍有欠缺外，存在句的整個義類體系已經告就。

(二) 句類形式標記的明晰化

“語言中的標記現象是指範疇內部存在的某種不對稱現象……有標記和無標記的對立在語言分析的所有層次上都起作用，這叫做標記現象的普遍性。”^④句類作為一種常規句法現象，也存在著有標記與無標記的對立。以漢語的被動句和主動句為例，被動句通常有標記，而主動句則一般無標記。就句類史而言，漢語明顯經歷了一個從無標記到有標記、從單一標記到多個標記的進化階段。漢語句類的標記化是受語言的明確原則主導的，因為“語法中無標記項的意義一般比有標記項的意義寬泛，或者說有標記項的意義包含在無標記項之中”^⑤。中古則是漢語語法標記（包括句類標記）漸趨繁盛的時期，許多句類都是在此期確立或發展了自身的標記形式。

不妨先關注一下被動句的標記情況。漢語起初祇有無標記的被動句即語意被動句（或稱意念被動句）。據考察，甲骨文中並不存在標記被動句即形式被動句。周代開始，被動句有了標記被動句與無標記被動句之分，但標記句居於劣勢地位。據統計，今文《尚書》的60例被動句中僅13例是標記被動句^⑥。從那時直到兩漢，漢語的標記被動句獲得了長足的發展，並逐漸產生出四種標記：“於”字、“見”字、“為”字和“被”字。中古的標記被動句不僅在數量上大為增加，而且被動標記日益集中於“為”字和“被”字。唐鈺明先生曾對六朝時期六種比較口語化的典籍

(《世說新語》《洛陽伽藍記》《顏氏家訓》《搜神記》《百喻經》和《出曜經》)中的標記被動句進行了窮盡統計,其中“為”字句佔總數的67%，“被”字句佔總數的18%^⑦。可見,由無標記到有標記、由不定標記到固定標記是漢語被動句的演化軌跡。

漢語的祈使句始終有隱性和顯性之別:凡結構上無突出標記的為隱性祈使句,反之則為顯性祈使句。顯性祈使句的標記成分一般由助動詞、語氣詞和否定副詞充任。從自然語言的事實和人類交際的機制推測,初始的祈使句很可能是隱性句,而顯性祈使句則屬於後起之秀。由於隱性句對語境依賴過度,其語用效果往往不明,因此在文獻中很難得到確認。卜辭中祇有兩個句子被認作隱性祈使句(另有兩例帶否定副詞的顯性句)^⑧,這種狀況顯然與隱性句的難以識別不無關聯。周代往後,顯性句得到發展,如《尚書》中以副詞和語氣詞為標記的祈使句明顯增多。中古不僅是顯性句的數量急劇擴張時期,而且產生出了新的句類標記——表應當的助動詞“應、合、須”及其多種組合形式^⑨。可見,顯性祈使句的三大常規標記也是在中古得以明細並推廣開來的。

(三) 句類主體功用的界限化

不同的句類有不同的語用功能,因此同一尺度下劃分出的各種句類在語用上理應處於互補地位。句類的這種互補性要求不同句類之間必須形成相對確定的界限,即由功能的清晰達到類別的分明。

較之上古漢語,中古是漢語各種句類實現陣營化的關鍵時期,句類功能顯豁,句類界限也趨於明瞭。這主要得益於中古漢語的以下幾點新變化:

其一是增添語法手段。語法手段的過度單一無法使句類實現有效的分工,客觀上容易促成句類的混同。關於卜辭中的疑問句,張玉金先生曾指出:“卜辭中的疑問句,其句末通常是不用

語氣詞的。其疑問語氣的表達，一般是依靠句調這種語法手段。”^⑩語調本身是一種無形的語法手段，書面中難以顯現和辨析。句類若完全以語調為據，必然會導致其語用功能的模糊，從而抹殺不同句類之間的差別。例如，卜辭中的是非問句由於祇憑語調而不用語氣詞，其語句形式與陳述句基本無異，由此引起了二者鑒別方面的困難。中古是語法手段大擴張的時期。僅語氣的表達方式而言，中古就比前期有了質的改觀，除了語調和特定語詞（如語氣詞、語氣副詞、嘆詞和代詞）而外，越來越多的句式開始擔當起語氣釋放者的角色，如“感情動詞＋然”式用於表達感歎語氣、“VP＋neg”式和“是＋NP＋neg”式用於表示疑問語氣等^⑪。

其二是補充語法標記。標記是功能的代表，標記的缺失必然使某些句類不能彰顯，進而會因難以識別而被忽略。張玉金先生在全面考察了西周漢語語料後指出：“在西周漢語的語料中，可見到詢問句、反問句，但未見到測度問句。”^⑫鑒於甲骨文中已有測度問句，我們認為，西周漢語實際上應該擁有此類句，祇是由於形式上無相應標記，人們無法識別罷了。如前所述，中古是漢語語法標記的興起與穩定時期，各種與句類有關的重要標記均已大致告就。

其三是限制語用範圍。上古因句法成分有限，故使用上頗多泛化傾向，而中古由於語法成分增多，分工趨於明確，各成分的語用範圍也隨之縮小。例如，“哉”在上古就是一個高頻語氣詞，具有典型的泛化傾向。錢宗武先生對今文《尚書》中的“哉”作了窮盡統計，基本結論是：“‘哉’於句末可助成各種語氣。表示祈使語氣 39 見，表示感歎語氣 18 見，表示陳述語氣 10 見，表示判斷語氣 2 見，表示疑問語氣 1 見。餘 4 見表示商度語氣。”^⑬中古雖與上古擁有大致相仿的語氣詞系統，但已發生了一些實質性的變化，特別是在語用功能方面呈現出專門化的趨勢。例如，

在上古可以助成各種語氣的“哉”在中古就祇用於表示疑問和感歎。又如，上古的祈使句大多借助語氣詞和副詞來生成，而中古的祈使句則大多借助助動詞和特定句式來生成，這樣就有效避免了祈使句與感歎句、疑問句之間的混同現象。

（四）句類句法構造的複雜化

句類無論內涵的充實還是外延的拓展都必須以句法形式為依託。柳士鎮先生指出：“如果從漢語語法發展的角度來看，要做到語言形式的擴大容量與表達清晰，這除去大量增加複音詞之外，更要依賴於句法結構的擴充化與表達方式的嚴密化。”^④可見，漢語句類功能的繁富和義類的齊備不可能超越漢語句法結構的擴充化。

句法結構的擴充化大致可遵循兩條路徑：其一增加各內在成分的層級，即內部增容；其二是鏈接不同的句式，即外部延伸。相對於先秦兩漢而言，中古是句法結構擴充化加劇的關鍵時期，許多的基本句類在此期完成了自身結構的改造，從而走向了功能的完善與義類的繁富。

例如，中古是存在句系統大擴張的時期，整個句類的擴張過程都伴隨着句法結構的擴充。就句法層面看，存在句結構的擴充既表現於內部的增容上，又表現於外部的延伸上。

就內部增容而言，存在句 A 段（即時空詞語）、B 段（即中介動詞）和 C 段（即存在主體）的普遍複雜化即始於中古。諸如 A 段、C 段含多層定語的情況以及名詞性詞語、動詞性詞語和介詞短語混用作 A 段的情形都祇見於中古之際；其他如主謂短語更多地充任句中成分、B 段動詞前頻繁添加限制性成分也是興於中古。

就外部延伸而言，中古的存在句呈現出兩大跡象：一是延伸現象趨於普遍，二是延伸度有所加大，產生了大批量的超長句。例如：

漢元封二年八月壬辰，孝武皇帝閒居殿上，忽有一人乘雲車，駕白鹿，從天而下，來集殿前。（《神仙傳·衛叔卿》）

漢文帝十二年，吳地有馬生角，在耳前，上向，右角長三寸，左角長二寸，皆大二寸。（《搜神記·馬生角》）

佛堂前生桑樹一株，直上五尺，枝條橫繞，柯葉傍布，行如羽蓋。（《洛陽伽藍記》卷一）

其中重岩複嶺，嶽峯相屬，深溪洞壑，遷迤連接，高林巨樹，足使日月蔽虧，懸葛垂蘿，能令風煙出入，崎嶇石路，似壅而通，崢嶸澗道，盤紆複直。（《洛陽伽藍記》卷二）

另外，像“是”字判斷句在中古衍生出四種新的義類（即上文所稱的四種引申用法）也與其結構成分的複雜化（如主語的複雜化、“是”字前出現修飾成分、賓語的複雜化）密不可分^⑩。

（五）句類句子模式的多樣化

任何一個句類都不是單一品種的延續，而是多種句子模式的聚合，這是語用多樣性對句類的必然要求。不同的句子模式往往具有異樣的語用價值，一個句類擁有的句子模式越多，其語用上就越具有多樣性和可選性，就越容易實現語用上的互補。語言事實表明，漢語的任何一個重要句類都無一例外地具有多種句子模式。例如，祈使句有隱性祈使句和顯性祈使句。隱性祈使句又分為含行為主體的祈使句、無行為主體的祈使句和疑問形式的祈使句等；顯性祈使句則分為帶語氣詞的祈使句、帶動詞和助動詞的祈使句、帶語氣副詞的祈使句、帶否定副詞的祈使句等。

必須指出，對多數句類而言，其佔據主流地位的句子模式大多是在中古奠定的，後世除了在類型上略有添加或替換外，很少發生大規模的遷移和更替。存在句句子模式的如下演變軌跡似乎就是一個有力的明證。

上古	“有”字句	“無”字句	無中介句	主謂謂語句	准系詞句
	行為動詞句	“有”字句	“無”字句	無中介句	主謂謂語句
	“是”字句	“有”字句	“沒”字句	無中介句	主謂謂語句
中古	行為動詞句	“有”字句	“沒”字句	無中介句	主謂謂語句
近現代	行為動詞句	“有”字句	“沒”字句	無中介句	主謂謂語句

正因如此，中古以來的文獻中就較多出現了幾種模式的存在句共處一體的現象。例如：

洲上多鳳麟，數萬各為群，又有山川池澤及神藥百種，亦多仙家。（《十洲記》）

刹上有金寶瓶，容二十五斛。寶瓶下有承露金盤一十一重，周匝皆垂金鐸，複有鐵鐸四道，引刹向浮圖四角，鐸上亦有金鐸。（《洛陽伽藍記》卷一）

同一句類的不同句子模式現身於同一語境，既突出了其構造的多樣性和互補性，又能彰顯出其功能的一體性和包容性。這是句類系統發達和成熟的標誌。例如，蕭統的《令旨解二諦義》是一篇僅四千餘字的問答體短文，其中的選擇問句多達 31 例，句子模式豐富多樣，充分反映出中古選擇問句的全貌^⑩。例如：

又咨：“凡夫為但見俗，亦得見真不？”（蕭統《令旨解二諦義》）

羅平侯蕭暉咨曰：“真諦稱真，是實真不？”（蕭統《令旨解二諦義》）

始興王第三男蕭正立咨曰：“未審俗諦是生法以不？”

(蕭統《令旨解二諦義》)

又咨：“未審有起動而凡夫橫見，無起動而凡夫橫見？”

(蕭統《令旨解二諦義》)

又咨：“未審就凡聖兩見，得言兩義，亦就凡聖兩見，得言兩體？”(蕭統《令旨解二諦義》)

又咨：“為有橫見？為無橫見？”(蕭統《令旨解二諦義》)

又咨：“未審一得無相，並忘萬有，為不悉忘？”(蕭統《令旨解二諦義》)

又咨：“有智之人，為是真諦？為是俗諦？”(蕭統《令旨解二諦義》)

又咨：“未審此寄言辨體，為是當理，為不當理？”(蕭統《令旨解二諦義》)

又咨：“為當見妄？為當見有？”(蕭統《令旨解二諦義》)

湘宮寺慧興咨曰：“凡夫之惑，為當但於真有迷，於俗亦迷？”(蕭統《令旨解二諦義》)

又咨：“真俗既雲一體，未審真諦亦有起動，為當起動自動，不關真諦？”(蕭統《令旨解二諦義》)

上述反復問句統共十二種模式，前五種基本沿襲了上古的格局，僅在個別成分（如否定詞、句末語氣詞）上有翻新，其餘七種則大致是中古的新生類型。這種新舊模式雜然紛陳的現象說明中古選擇問句已達到相當的成熟度。可以說，近現代選擇問句的基本模式大多承此而來。

三 中古句類的歷史地位

中古的句類除了具備前文所提及的諸多特徵外，至少還有以

下幾個重要的指標值得我們進一步關注。

第一，基本句類系統及其子系統大多形成於此期。如同詞彙有基本詞彙與一般詞彙之別一樣，漢語的句子也有基本句類與非基本句類之分。基本句類居於句類體系的中心位置，代表了漢語句類的主流，承載着語言交際的主體功能，起着保證語言系統穩定性和連續性的重要作用，其演進之路不僅引導了漢語句法的發展歷程，更反映出漢語系統機能的進化軌跡。從句子的整體狀況考量，漢語的基本句類至少具有如下特點：經久性、常用性、廣泛性、發展性和系統性。據此，我們認為漢語中的判斷句、處置句、被動句、存在句、比較句、祈使句、疑問句、致使句等都屬於不折不扣的基本句類。而這些基本句類的系統及其子系統大多是在中古得以確立或完成的。

第二，基本句類的核心句大多誕生於此期。基本句類是句類系統中的一個特別子系統，由一系列句子組成。在這個子系統中，各種句子的地位和作用同樣參差不齊。一般而言，在一個基本句類內部總有一種或數種類型的句子處於強勢地位，在主導着該句類的功能走向，此即基本句類中的核心句。而其他處於從屬地位的句子則為非核心句。核心句與非核心句也即同一句類中的主流句和一般句。例如，漢語的存在句有三大系列句子：敘述性存在句、描寫性存在句和判斷性存在句。其中描寫句為核心句，而敘述句和判斷句則為非核心句。不惟如此，每一系列的句子內部，也有核心句與非核心句之別。對敘述句而言，“有”字句是核心句，“無”字句和“沒”字句則為非核心句；對描寫句而言，行為動詞句是核心句，主謂謂語句則是非核心句；對判斷句而言，“是”字句是核心句，無中介句則為非核心句。考察發現，大部分基本句類的核心句都是奠定於中古，除了存在句的核心句外，尚有被動句中的“被”字句、判斷句中的“是”字句、比較句中的“比”字句等。有的雖略為晚出，但在中古已露端倪，如

處置句中的“把”字句。

第三，基本句類的基本構造大致定型於此期。所謂的基本構造涉及兩個層面：其一是句法層面，即所謂的句式；其二是語義層面，即所謂的句模。從歷時角度觀察，任何一個句類都必定擁有一種或幾種典型的句式和句模，例如，存在句的典型句式是“NP（名詞）＋V（中介動詞）＋NP（名詞）”，其典型句模是“時空詞語＋存在方式＋存在主體”。由上述典型構造生成的句子可分別稱為常式句和主模句，同一句類中的其他類型的句子不過是常式句和主模句的變體而已，可稱為變式句和副模句。例如，“為當 A，為當 B？”是中古選擇問句的一種常式，而“為當 A，B？”以及“A，為當 B？”則是其兩種變式。又如，“時空詞語＋存在方式＋存在主體”句是存在句的主模句，而“時空詞語＋存在主體”句和“存在主體”句則可稱為副模句。粗略考察一下漢語基本句類的演進史，我們認為，中古是其基本構造的定型時期。

上述三項指標不僅反映出中古句類的基本面貌，也代表了中古語言的一個重要立面。這三項指標以及前一部分歸結的五項特徵都一再提醒我們，句類身上負載著豐富而穩定、密集而系統的歷史語言信息，應該成為漢語史斷代研究的重要而可靠的參數之一，應該受到中古漢語研究者的高度重視。

我們認為，中古漢語作為漢語史的特定階段雖已越來越得到學界的廣泛關注與承認，但仍需繼續予以求證。因此，深入挖掘東漢至魏晉南北朝時期漢語發展的總體特點、為確立中古漢語提供強有力的事實支撐依然是現階段中古漢語研究的要務之一。從已有的研究成果看，諸家多將注意力聚焦於新的詞語、新的詞義和新的句法格式之上，這種探索雖頗具成效，但尚未化成綜合而強大的論證力。我們覺得，漢語史的斷代研究不能祇停留於細節的求證，還應着眼於語言演變的大局即關注語言系統性的生成和

發展狀況，因為語言本質上就是一種系統的存在。語言學的基本原理顯示，語言的系統性很大程度體現在語言元素的類（如詞類和句類）上，因此，強化類的起源及類的進程研究對確立漢語的各個歷史分期至關重要。然而在漢語史的分期研究中，句類至今仍是一個被人冷落的語法項。

鑒於中古是漢語句類成熟與定型的關鍵時期，鑒於中古句類是漢語句類史上重要而有個性的一段，我們認為，中古完全有理由成為漢語史的一個相對獨立的階段。

〔注釋〕

- ①范曉。漢語的句子類型。太原：書海出版社，1998。
- ②董志翹，王東。中古漢語語法研究概述。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學報，2002（2）。
- ③⑭⑮柳士鎮。魏晉南北朝歷史語法。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2：291，330，291—294。
- ④⑤沈家煊。不對稱和標記論。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21—24，33。
- ⑥⑬錢宗武。今文尚書語法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378，310。
- ⑦唐鈺明。漢魏六朝被動句略論。中國語文。1987（3）。
- ⑧張玉金。甲骨文語法學。上海：學林出版社，2001：338。
- ⑨柳士鎮先生歸結出助動詞與助動詞的組合有九組十三種、副詞與助動詞的組合有四組十二種，參看《魏晉南北朝歷史語法》第128—135頁，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
- ⑩張玉金。殷墟甲骨文句類問題研究。//古漢語語法論集。北京：語文出版社，1998：602—603。
- ⑪“VP—neg”式反復問句雖起於秦漢，但直到中古始發展成為主流表達形式，而“是＋NP＋neg”式反復問句則完全是中古的新生物。
- ⑫張玉金。西周漢語語法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376。

- ⑩參看柳士鎮，蕭統〈令旨解二諦義〉中的選擇問句，古漢語研究，2002（4）。

〔主要參考文獻〕

- [1] 董志翹，王東，中古漢語語法研究概述，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學報，2002（2）。
- [2] 范曉，漢語的句子類型，太原：書海出版社，1998。
- [3] 李禾范，魏晉南北朝小說句類研究，南京：南京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1。
- [4] 柳士鎮，魏晉南北朝歷史語法，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2。
- [5] 柳士鎮，蕭統〈令旨解二諦義〉中的選擇問句，古漢語研究，2002（4）。
- [6] 錢宗武，今文尚書語法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
- [7] 沈家煊，不對稱和標記論，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
- [8] 唐鈺明，漢魏六朝被動句略論，中國語文，1987（3）。
- [9] 王建軍，漢語存在句的歷時研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
- [10] 王建軍，漢語句類芻議，//楚風漢韻何悠悠——廖序東先生紀念文集，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 [11] 張玉金，甲骨文語法學，上海：學林出版社，2001。
- [12] 張玉金，西周漢語語法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376。

（王建軍 蘇州大學文學院 郵編：215021）